

聖

尊拙堂文集卷之二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策

經權

善天下之道者權也而亂天下之道者亦權也蓋天下有正者有邪者有似邪而正似正而邪者又有始乎正卒乎邪始乎邪卒乎正者其用不可泥也于此毫芒于彼尋丈于此尋丈于彼千里其是非非是不

可不察也權也者審于幾與用之間而得其妙者也故不泥于正之謂權不詭于正之謂權權非聖之至者不能用也而亦非小人之尤者不敢竊也權而出于至聖是經中之權也權而竊于小人之尤是經外之權也之二者相去遠矣而其迹似也不可不務白也請述所聞而畢其說易曰與以行權此權之說所自起也而又云變動不拘周流六虛夫唯其不拘是以能變惟其能變是以能流而周也故善言權者莫

如易也漢儒則稱反經合道爲權夫道一經耳旣云反矣胡能合也旣合之矣何云反也甚矣漢儒之謬也知易之所以稱又知漢儒之所以謬則夫立朝之君子而欲行權以事君者可不慎哉說者以五就謂伊尹能權出處獨不曰有千駟不顧一介不取者在乎東征謂公且能權兄弟獨不曰有金滕祝冊東居避位者在乎以往佛肸謂仲尼能權去就獨不曰有白不淄堅不磷者在乎蓋聖人之所難處者天理人

情之變而其所善成者天理人情之至聖人之所不  
趨者天下萬世之口而其所自諒者天下萬世之心  
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不然彼三聖人者幾何其  
不爲狗爲忍爲屈也嗣是而降權之道幾晦于天下  
是故不爲聖人之所用而爲小人之所竊則心迹之  
辨淆也夫心與迹若形影然係于心迹者非也因迹  
以諱其心者非也明知其迹之無所解于天下而謬  
謂自信此心者尤非之非也行權者不可不辨也故

天下有有意于權而似之者苟其心不詭于正君子  
猶有取焉如留侯之招四皓蕭相之完功名孔明之  
取益州梁公之反唐祚是也謂其所損者小而所全  
者大也又有有似于權而失之者卽其迹自托于正  
君子深致詆焉如陳平之渝盟白馬子雲之孫言美  
新荀彧之成仁漢室王導之失討逆敦是也謂其所  
損者大而所全者小也嗟乎世之無忌憚者方其鄙  
秩守之節卑局曲之行詎不云我能權哉而迹其所

爲曾不得與涇涇之小人爲伍何也則吾所謂心迹之辨嚴也是故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可謂善仕歟澌視千乘見色豆羹可謂能讓歟俛仰亂世飽視功名可謂渾厚歟譽藉爲薰毀玉爲珉可謂無着歟詭秘訶刺不可方物可謂神化歟若此者相率而亂天下者也權之蠹也非吾之所謂權也嗟乎天下有真心然後有達節有定力乃可語員機故隄身者寧固毋蕩處世者寧激毋隨策名事人者寧爲拙宦毋爲巧

仕建功垂勛者寧落落難成毋行一不義而殺一不辜不然而藉口于權則鄉愿而已矣用人者慎勿爲鄉愿所乘哉慎勿爲鄉愿所乘哉

萬曆乙酉

### 經傳

道之有經也所以寄此心于天下萬世者也作者之不得已也經之有羽翼也所以寄此經于天下萬世者也述者之不得已也夫有作不可無述有經不可無傳二者與吾道相終始故君子以傳翼經不因經

而廢傳何者謂其裨于世教不淺也嗟乎言而誠詭于道卽鈞深致隱君子未嘗不辭而闢之也言而誠不詭于道雖孺子之歌野史之筆猶然稱之况夫明喆之苦思可以藏名山而傳國都者乎昔者先王命太史采民風于諸郡國太史貢之天子彙而爲詩尼父自衛反魯悉舉而刪述之昭昭乎揭三百篇以詔天下也若曰詩在是矣古者列國各有史孔子慨周之不王則又援魯史以作春秋蓋知我罪我盡係是

乎抑何戚也愚生卽不敏間亦從事于詩矣其所稱善未嘗不欣然而從也其所刺不善未嘗不赧焉而媿也反而求之性情鬯鬯乎有味哉其言之也間亦從事于春秋矣其所進所賞耀乎若華袞之顯于前也其所誅所退凜乎若刀鋸之怵于后也反而求之是非昭昭乎若揭兩曜而行也夫使反而求之吾心而性情諧是非當則詩與春秋猶然吾心之筌蹄也况詩之後又益之以離騷春秋之外又綴以國語毋

乃爲餘食贅行乎夫離騷者詩之變也國語者春秋之變也君子所不滿也雖然謂騷爲詩之變也則可謂其有戾于詩則不可謂國語爲春秋之變則可謂其有戾于春秋則不可屈原憂憤乃作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愛君憂國三致意于一篇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君子以爲詩之遺意是翼詩者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彼其羅故實于毫端昭燉惡于來禊二百四十年之事若綦布而臚列焉信命世

之才也君子以爲春秋之遺筆是翼春秋者也彼楊雄柳宗元之徒曾不及窺左氏之一班繼靈均之絕響而猥云反且非之豈不悖哉嗚呼世之學者方其橫經而譚自謂三百篇以來獲麟而後此秘罕睹何其誕也已而載筆抽思茫然自失假令起古人于九原北面而事曾不敢睨其門墻又何怯也彼二子者徒知騷之可反而不知后世又有起而反之者適以自反已耳徒知國語之可非而不知后世又有起而

非之者適以自非已耳甚矣其悖也羽翼聖經者宜何如慎焉抑愚又有進于此者蓋反騷非也因離騷而忘詩是睹衆星之耀而迷日月之光也非國語非也因國語而忘春秋是甘桔槔之潤而遺江河之適也稽古攷文者雖云徵信于六稅尊經其尤要哉

萬曆

乙酉

### 水田

夫今日安邊足國之計其所最要者無急于冀北之

水田也其所最難者亦無甚于冀北之水田也曷言乎其要也其說有三以實軍餉則東北之民力可甦以深溝渠則戎馬之長驅可制以祛游惰則生聚教訓可具舉而行此三便也曷言乎其難也其說亦有三強不耕之民而農之則召募難開久曠之土而墾之則起科難瀕海有水滄之虞曠野有沙壓之虞則西成難此三不便也其所謂三便者常在于后而所謂三不便者已見于今其所謂三便者于官常十九



而所謂三不便者于民常十九將終不可行乎抑終不可不行乎夫今之冀北卽古之冀北也以爲終不可田則如鄭國西門豹之徒載籍所稱者何用力省而收功鉅也以爲可旦暮而行則元臣虞集建議于前先臣丘文莊建議于後何以卒不果行或行而中止也此其故不可不知也頃者天子垂念民瘼注意邊防國計乃俞言官之請欲舉京東諸郡而稼穡之因沛然發明詔仍勅任事之臣董其事期在必行此

萬世長策也雖然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故譚天下之事易身任之爲難身任之易調而劑之俾公私兩利難利于一時易俾永久不廢難乃者水田之役竊嘗詢之三輔之民舉嘖嘖曰北地故多鹵卽有沃壤脫不幸鹵入之計五六歲不可耕茲且盡地利而催科之永爲例民不重困乎又有曰茲役也官且出公帑貸民畝不下費千錢禾未及華而洪潦一至民且舉家而稿于其旁矣安論國計乎此其言不可不察也

必欲公私兩利而永久無慮愚以爲水利莫先于復夫水利者所以備旱潦宣土宜也國家建官縣置丞一人董其役又督之以憲臣間又督之以部使者至鉅典也茲且廢而不修矣此亦監司守令之過也今宜申明職掌講求其事得無有故道可疏而通者乎得無有泉源可分而殺者乎得無有下流可引而避者乎各令在事者循行阡陌酌其宜而歲講求焉仍令銓部以是殿最其監司監司以是殿最其守令守

令以是召其父老子弟問所疾苦日夕黜咄而淬勵之不待其弊且壞而愈備焉則水田之法雖行之萬世可也昔者西門豹之令鄴也引河水爲渠民始嘖嘖稱不便西門豹乃慰其衆曰良苦父老令百世後而子孫常思我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豹顧爲民計百世之利則其慮深矣今主上嘉惠元元思與良二千石及縣令丞尉更始顧安得垂百世之利若而人綦布天下令縮綬而卧治哉

萬曆乙酉

邊事

善守者先爲可戰之具守必固善戰者先爲可守之具戰必勝邊事之壞識者知必有今日而無一人敢言卽言之不信也今形見勢極而皇上視之蔑如何哉徵兵無兵徵餉無餉催本兵本兵不至催各總兵各總兵不至睹形思影可爲寒心於是乎持重者言守矣然勢又有不可守者向所恃爲藩籬有北關北關惟怯不支矣向所恃爲援者朝鮮朝鮮爲彼婚媾

矣撫順初失虞在秋高今不待秋矣三堡尅後復偪我懿路汎河則開鐵危東西中斷則廣寧危又不知何所恃以守然則邊事將終不可爲乎無已則有三焉其一曰選將昔楊文襄在內閣熟諳九塞形勢一墩一堡一禪一校皆如燭照故能運籌帷幄今有其人乎王恭襄談笑當宸濠之難曰王伯安在無憂也今有其人乎督撫無論威寧端肅大帥無論定西定襄卽曾銑周尚文今有其人乎卽有其人未必出而

爲我用蓋公道不明常格不破精神不貫指臂不相  
使其人必不肯以身爲嘗苟得人焉閣臣舉本兵本  
兵舉督撫督撫舉大帥大帥舉偏裨募兵之費悉以  
委之不必問也一日振紀綱韓襄毅征兩廣手刃一  
不用命之安敬而三軍股栗庚戌之變肅皇帝臨朝  
震怒誅一丁汝夔逮一遷延後期之翁萬達而百僚  
肅再戮一失事之張經楊選而士氣奮法行故也今  
將士不畏法而畏死不畏大將而畏敵卽諸葛武侯

岳武穆復起未有不敗者也三日聯屬人心語云愛  
之如嬰兒故可與赴深蹊遼陽之卒望一飽不得安  
論其他又云千里餽饟士有饑色今臨敵議餉動輒  
曰那借日設處如貧家持鉢求貸何以使衆天子不  
念神京左臂禍逼堂寢必不大發內帑不大發帑金  
則三百萬之餉必不能卒辦不得仁勇之帥卽有餘  
餉未必盡飽行伍之腹外域掠我內地人輒厚加撫  
卹我獨秦越而毆之使爲外用蓋今之蹂踐我城堡

者大半皆內地人向爲債帥所魚肉者也不反其道  
獨山海關外非吾有哉嘉靖中葉倭大猖獗然世廟  
英武太阿獨持卽深居齋宮神氣常振皇上靜攝二  
十餘年一切章奏留中故羣小得以簸弄及今不下  
罪已之詔不更久敝之弦恐土崩瓦解旦暮不能安  
枕督臣諱不以聞臺省噤無一語愚不知其解也岳  
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士不惜死天下事定矣竊  
以爲邊事之本論云

萬曆戊午

### 士風

小人欲去君子而難其名必指爲黨欲去衆君子而  
難於一網必冒之以黨甚至空國而逐之而公正發  
憤者曾不得一張喙一張喙又指爲其黨矣治天下  
者與其急于黨之去陰墮小人之術不若分別君子  
小人勿疑勿貳而急進退之何也虞之九官十二牧  
非四凶所目爲黨者乎周之四友十亂非飛廉惡來  
所目爲黨者乎天地間有陰陽必有善惡有善惡必

有君子小人有君子小人必有君子小人之黨君子不黨而同道者不能不合小人身爲黨窟而又率其黨以攻君子漢唐宋之黨在末季其亡也由黨禍其陵之黨以名節標榜牛李之黨以權勢相軋洛蜀朔之黨以意氣激成禍獨中于君子害且移于國家此已事之較然者也乃今士風有大可詫者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朝廷不重法紀而顧私交某某投其門下某某爲其所收某某某座師此以勢黨者也某某

某某同年同門某某某年家某某某鄉里此以情黨者也某某餽某某若干金卽多方保護某某受某某若干金輒代爲驅除此以利黨者也某某入某黨則成案可翻十手十目指視可揜公知其不韙也敢明爲之說曰其事非也其門戶則正某某一人某黨則曾參可殺人西施爲嫖母公知其好修也敢明爲之說曰其事是也其門戶則邪吾不知所謂門戶者從朝廷分邪正乎從天下萬世之公議分邪正乎猶可

言也又有人焉朝請劍而逐一人焉曰某某黨也夕請劍而禡一人焉曰某某黨也侃侃自許以爲公論在我問其托足何所非攢鋒萃鏑之要津卽盤據窟穴之輿援凡攘臂而攻黨人者黨之尤者也噫亦甚矣雖然猶可言也又有人焉囂囂號於人曰我且立于不南不北之間徐而矚之其所趨必世局所曹喜者也不然必其可倚可用者也其所毀必世局所曹怒者也不然必其我累不我用者也甚者覘風轉帆

借刀殺人而我常處于六虛不礙之地是無黨者無所不黨故曰黨之尤士風至此孔周何以藥之愚以爲其本有二一曰正人心一曰揭清議二者又有機焉請自覈名實始覈名實者一人有一人之生平一事有一事之始末當官取裁于律犯者貴近必誅持議折衷于經違者親故勿昵上有申屠嘉張九齡韓琦司馬光主持密勿下有范忠宣唐子方彈壓部院臺省我皇上常臨朝親事獨持太阿必斷必公則君

于小人之分數皎如日月朋黨何所措口哉

### 災異

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古帝王遇休徵以爲適然遇災異卽引爲已咎蓋修省災亦祥也侈肆祥亦災也大戊之桑武丁之雉雉可槩觀已我皇上冲年踐祚值列聖熙洽之後號稱太平六師所指風卷殘籜遂乃多歷年所較皇祖且過其曆天之所篤祐者至矣極矣年來靜攝滋久封事多留中之牘宮府成釜鬻

之形災沴屢見數千里水旱時厯郡國之憂龍鬪于野鼠啣尾渡江雷火郊壇之竿風折宮門之牡至玉河流血遼婦產猴人妖物異種種駭目日青水怪在在駭心杞憂發恤之夫時勤苦心而皇上悉寢不報何哉雖然前所云云卽前代所未有猶可委于不可知之氣數愚以爲近日災異之大有三一曰紀綱之凌遲也請大僚大僚不補矣請考選考選不下矣六卿九列寥寥晨星矣邊事孔棘至馬上屢促本兵而



不至屢促各夙帥而又不至國家有事天子至不能  
令一人其何以爲國甚者失陷城堡之遼撫以他竇  
逋誅矣此廟堂一大異也一曰禮教之蕩廢也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今一維且不存矣甚至子可以悖父  
姪可以凌叔弟可以虐兄初喪可以越境宿娼凶服  
可以挾妓酗酒士大夫以爲固然相襲成風齊魯大  
饑大張人肉之肆至祖母屠其孫以餬口而天理滅  
絕矣此五倫一大異也一曰殺機之鼎沸也夫好惡

之變伯夷可貪謹詠之極鉛刀可銛充之晝夜可以  
易明馬鹿可以易形水火可以易性簸弄始于衣冠  
變幻極于輦下上之干天地之和積之爲兵刃之氣  
非殺機而何哉此人心一大異也有此三大異卽四  
靈至百瑞臻愚以爲亂亡之兆况反此者乎然則何  
以救之曰是在皇上及閣部臺省而已皇上惕然有  
畏天之心則閣部臺省誰敢不畏皇上閣部臺省惕  
然有畏皇上之心則內外百職事誰敢不自畏職業

畏生共共生勤勤乃實實乃公夫懷仁義與懷利皆由人心生者也人心正而殺機杜絕綱禮教不言在其中矣詩云敬天之威無敢戲豫寤以爲弭變之本云

### 宗藩

帝王之馭宗室有曲全之仁有畫一之義何謂仁體其必至之情予以可繼之道是也仁窮則法不能盡行何謂義處之以至公示之以大信是也義窮則情

不能盡通高皇封建諸王幾半天下重屏翰之勢也齊黃建晁錯之策而靖難兵起成祖鑒于往事于是乎嚴出城之禁綿延二百餘年支庶繁衍麗玉牒者四萬有奇夫各王府祿廩有定額而又不能時給子姓蕃育無窮而聚之一城之中坐而仰食縣官則國病請名請婚一切有費其間俯仰無策饗殮不給至不敢望庶民之子則各王子病此仁之必窮者也中材以下稍予以進取之路則自好之心堅勤以農工

商賈之業則力作攻苦易于爲善况勢散則孤孤則  
恣睢暴戾者不得狡焉以逞今參養而獸畜之徒手  
無所事事而迫之以饑寒鞅鞅無聊之思轉而爲無  
忌憚于是乎宗正之令不能盡行于諸宗而犯上作  
亂者紛紛陪京則庶宗醉毆曹郎矣淮府又以劫父  
掠妾告矣義之必窮者也愚以爲欲行法于諸宗必  
先之以恩恩者弛出城之禁授四民之業竒才異等  
者令得出身入仕如貢舉法則賢者翹首自喜不肖

者畏而革面仁行而義亦行矣或曰錮之一城猶然  
不逞况弛禁乎優以虛名抑且恣睢况假事權乎曰  
散之以分其勢勞之以作其善束之以杜後惠文之  
法則義行于仁之中者也欲彈壓諸宗必先服其心  
欲服其心自親王始欲令法之畫一自君相始請以  
楚代二事証之楚王之假三尺孺子知之其以朦朧  
了局者奸相誤皇上也蘊珍等之駢僇三尺孺子寃  
之至今覆盆未白諸奸黨誤皇上也義之過而傷仁

者也代王之溺愛幼子舉朝知之今罪人天誅而鼎  
渭至今不得立何辭以謝天下始借條例以欺皇上  
者奸相也既而賄賂公行左右前後之人無一不欺  
皇上者而代王還以自誤也仁之窮而傷義者也皇  
上沛然下明詔雪楚宗之不反正假王之非法明長  
幼之倫序立命如祖制則諸親王畏服親王畏服則  
諸宗莫不畏服有不翻然改圖者未之有也

### 理財

天下之患不患無財而患無民善理財者以拊循爲  
積貯以畝畝爲倉廩以卓魯爲桑孔不善理財者以  
敲朴爲干戈以頭會箕歛爲溪壑此古今治亂之大  
機也東事孔棘遼瀋淪沒增兵不得不益餉徵餉不  
得不加派大司農蒿目持籌諸有司輦感浩歎然利  
歸公帑者十四飽私橐者十六何以知其然無米之  
炊巧婦信難爲矣那移假借通融設處若迫於無奈  
至尋常交際要津問餽考滿朝覲之常例莫夜乞哀

之儀物月益歲增有十百於兵餉者費安從出胥史  
皂隸里正塘老一濡足公門舉家衣食其中徒手起  
家百千又安從出故曰歸私橐者十六於公帑也民  
窮則散散且溝壑挺而走險則思亂奸雄乘釁而動  
攘臂四起不可收拾三韓之爲漏卮者十一中原之  
爲漏卮者十九亡論加派卽常供何繇索向之所謂  
軍興者十九異日之所謂軍興者倍蓰千萬卽有劉  
晏數十輩分布天下其何能爲當事者爲之說曰吾

亦知其固然今且無可奈何而爲此肩睫計嗟乎墨  
吏橫行竭澤焚林必至土崩瓦解勢已岌岌乎燃眉  
矣及今不改圖噬臍何及老生迂談足餉之方必以  
撫養小民爲本計撫養小民必以良有司爲本計選  
擇良有司必以監司撫按爲本計監司撫按必以正  
已率屬綜名實公黜陟爲本計有司得人平時旣悉  
心保障無名之征不時之需必且權緩急劑輕重委  
曲次第誠心而求不中不遠無一切權宜之法無非

常可喜之功而逃散溝壑者漸有起色黔黎寡愁歎之聲閭閻罕失業之衆鳴吠不驚歲額旣登加派亦易所謂以卓魯爲桑孔者也其次核鹽賦開水利講求屯田錢法目前條陳豈不鑿鑿然不得精悍心計之吏分布於下委任必行百年積蠹豈能驟革不得實心任事之相堅持於上綜實考成目前虛文誰爲整刷此亦救時良策也又其次則楊文忠在世廟初革錦衣內監局旗校工役十四萬八千立減漕糧百

五十三萬不可倣而行乎嘉靖末年宣大米麥直至中金三兩徐文貞密疏畿內二麥熟直止四鍰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鍰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鍰可出紫荆抵大同合計之費中金一兩邊卒可飽一月今亦不可倣其意而行乎未也正遼左前後失事之誅急籍其家一罪人可得數十萬金與其急而分賂要津中涓何不明示以法飽戰士之枵腹而今旣延緩逋誅陰去十七矣官戚內監歲所畜養妖僧力

士蠶食各數千合之歲費十餘萬不可以法激勸之  
收以養壯士乎裁長安勢豪及各衙門諸浮費積蠹  
又可省數十萬金各處募兵安家行糧之費上下交  
困何不捐以予大帥令其各自募兵燕趙地近而費  
省勢得自便而專精軍興以來所增設監軍司道幕  
廳偏裨以下劑處裁減可省十一山人遊客挂名戎  
籍妄意立功者可去十一數冗而浮蠹不若精選而  
期于必有用酌盈濟虛循名責實足餉要法無踰于

此孟子所云無政事財用不足今日之膏肓也

### 理財

嗇者帝王之美德也浮慕其名而失其實弊且以聚  
爲散以聚爲散不若以散爲聚何者人主以天下之  
財爲財必以天下之用爲用用之于天下者天下皆  
吾財其散乃所以聚也聚之于一人者天下非吾有  
其聚乃所以速其散也漢武之窮兵虛耗侈矣不愈  
于桓靈賣官鬻爵乎唐玄之好大喜功亂矣不愈于

德宗之瓊林大盈乎賣官鬻爵者是以其國市也瓊  
林大盈者是爲賊守也此往事之殷鑒也天子冲聖  
踐祚重惜膏脂賜予有節匪頒不時天下仰皇上之  
慎儉德懷永圖然以遼餉屢缺時至脫巾內帑歲入  
莫敢窮詰近如疆圉多警征勦拮据士卒枵腹而赴  
敵大帥空手而召兵督撫之哀籲司農之設處戶垣  
之條畫閣臣之叩闈不啻再三計盡力竭然而皇上  
初不忍發十萬金而外一切取辦于大工馬價群臣

仰窺聖意而不可得以爲皇上固守食寡用舒之義  
而未覩時變孔棘愚以爲浮慕其名而失之者也夫  
真能嗇者酌于大小虛實之間而已何以明其然也  
皇上不記甲午中州之饑乎流民圖進而帑金數萬  
立賑至兩宮而下大賚各有差假令稍稍晷刻則餓  
莩化而爲正德末年之盜矣調兵增餉卽數百萬未  
能芟刈是皇上捐數萬金而陰省數百萬也又不記  
壬午浙中壬辰寧夏兵變乎所議減月糧及雙糧太



倉稊米耳南關賞賚費已不貲又塞上驛騷經年底  
定是惜毫毛而糜百億也此大小之辨也又不記甲  
戌之事乎稍稍蠢動卽梟首而獻俘闕下何至如今  
日之挫衄束手張皇哉兵猶是兵餉猶是餉向者實  
用之而實練之故費省而功倍今者虛糜之而虛增  
之故費倍而計且窮此虛實之辨也抑非獨此也光  
祿之乾沒水衡少府之侵牟勲戚之糜濫游僧游客  
之供奉歲何止千百萬愚請舉輦下一事近年感思

殿之修費且數萬魯幾何時而工程付流水矣卽一  
繕司而他司可知也又請舉江南一二事閩藩備倭  
七十萬金乃胡少保所積甲午後無故而糜二十七  
萬此借公費而存虛冊者也嘉定縣庫存十三萬金  
爲海中丞所貯至今無所查覈此併虛冊而毀之矣  
卽此兩省而他省可知也當事者獨不能一清理之  
乎昔世廟登極楊成都張永嘉爲政前後所革錦衣  
冒濫工役浮蠹歲省度支幾十萬今團營兵四十八

萬其間有名無人有人而無用者又不知其幾皇上  
一日朝明堂聚大小諸臣講求節用經費之實廷推  
精悍刻覈之吏不次委任而責成之歲所省內外金  
錢不下鉅萬萬獨奈何株守內帑四十年之積內供  
婦寺溪壑外誨盜而釀竒禍哉愚所謂浮慕嗇之名  
而失其實者也

### 河漕

河漕者中原要樞而南北轉輸之咽喉也昔之治河

者止于河今且河與淮合卽欲不與河爭地而重爲  
鳳泗陵寢之防勢又不得不與河爭昔之治河者避  
其害而已而我朝且緣以爲轉運之利勢又不得不  
借河爲用而惟恐一旦它徙故今年築一堤明年開  
一河開者未必河之固然強而繩之以就我束縛必  
橫決而不可圉堤層累而上之決而復築築而復決  
則河身日高河身高則衝決更易識者謂築河堤不  
若濬河身而無奈議者之紛遯而莫知適從也微獨

當事者莫知適從卽河伯抑且莫知適從雖然愚有  
深慮焉淮徐千里內濱河之氓幾魚鼈矣聚而役之  
于畚鍤土石間而又價不時給枵腹十七拊循一失  
策怨囂之氣鬱爲災沴假令攘臂一呼則土崩瓦解  
勢且甚于河決元之末季非殷鑒乎又有甚者中原  
大盜乘釁竊發以一旅塞瓜儀以一旅扼淮口以一  
旅據濟寧臨清不三月而南北地分不半歲而燕京  
坐稿矣此可不爲寒心哉祖宗歲以五等世胄總兵

淮安良有深意奈何以乳臭黃口謬膺其任哉近因  
東隅多故海運之說旋起聞乙卯山東大饑由登萊  
汎海糴粟遼陽往來甚便可以直抵遼陽不難徑達  
天津若講求一長便之策或足濟河漕之窮而此議  
亦且中輟蓋海運之難有三大洋虞風波出口虞膠  
淺重載虞海寇卽遼陽之役安知伏戎不以奇兵掠  
我糧餉乎又安知不借此從青萊直窺我中原乎此  
又不可不豫爲之計者也總之海運卽行可暫不可

久治河在得人不在設法有陳恭襄則閘河可以永  
賴有徐武功則張秋至今安流實心任事與局外空  
談者殊臨時觀變與風聞條畫者殊得其人不拘文  
法不期速效假便宜而實責成之則治河可借汶濟  
以漕可海運可卽設法通商各自運米京師兩倍其  
直而償之不愈于三十鐘而致十鐘者乎行之數年  
西北水田自開各邊屯田鹽法可復江南可以漸改  
折必欲歲委數百萬金于漏卮而侈口漕運吾不信

也

### 募兵

承平之患苦乎無兵尤莫患乎有兵不肯出而爲我  
用又莫患乎有兵不爲我用而爲我擾又莫患乎不  
畏我而畏敵不肯出而爲我用者撫之無恩也不爲  
我用而爲我擾不畏我而畏敵者法不行也國家養  
士二百餘年一旦匪茹狂逞遼瀋陷沒朝廷徵一二  
樞貳而不赴徵危邊一撫臣而不赴至屢屢明詔起

用者一失當事意相顧阻抑委之論定嗟乎待論定時敵已渡河矣其何以爲國徵兵歲餘無一出關至半途而返良有以也庚戌之難肅皇帝推本兵翁萬達稍緩期卽下獄論死天威至今凜凜獨不可以爲今日法乎古之募兵者或以氣類或以風聲故雲合響應其精神才畧足以鼓舞聯屬凌駕在手可以驅市人而使戰可以釋仇怨而委之腹心奸宄盜賊無所不收無一不爲我用未聞按籍驅迫強市人而置

之死地也卽欲置之死地其所募者已非其所爲安輯室家行李道路之費徃徃失其所望自郡邑報名以至戎曹入籍左右書史一切漁獵如狼虎如蝨賊所入幾何而欲使人甘心以七尺市也善將者紀律如山獄號令如四時孫策一旅渡江有擅動民間一茹一菜者立斬以徇故江東歸心成鼎足之業今募卒敢沿途橫行至搶攘誼譁擄掠酒食奸淫婦女三尺安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立斬一統帥而士不

用命者未之有也雷萬春守睢陽面中六矢不動士卒至掘鼠以食民無二心臧洪守東郡以寸心酬盟主士卒枕藉而死無一降者其感動在精誠其訓練在紀律其指臂相使生死不携在平日拊循今疆場大帥先後弃城喪師失地監軍之使臨陣鼠竄而開府秉鉞者上書請曲赦言路多方從吏末臧又何可以忠義大節責瓦合之戎行也哉宋儒有言本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法而在綱紀天子一日震怒

坐明堂以軍法立誅前後失事大帥梟示九邊搜妖人窟穴司敗不奉刑書臺省敢以多口佚天討者殺無赦然後下罪已之書徵勤王之兵內外大小文武將吏曉然知三尺之不可干金錢之不可以溷清議則士氣不戰而倍上有李忠定宗忠簡張韓劉岳之徒攘臂而起旌旗一朝改色何兵氣之不可張也

清議

今天下亡論君子小人輒藉口清議其孰從而衷之

曰吾從衆雖然孟津之會諸侯赴義者八百國佐以周呂之聖焉而誦于墨胎氏二子秦人十萬之師勢如摧枯東海一布衣奮袂而數語立却又何以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何以不言公卿大夫曰大道隱清議在野而世一切抹殺之曰好名曰黨嗟乎彼突如勃如一念而千古片言揭日月寧暇阿私所好悻悻名高哉熙寧小人一網元祐諸君子快矣至舉朽骨而甘心焉今

日榜朝堂明日立石殿門上下狂逞如醒不願鐫安民二字者石工也薛文清以忤閹振幾死西市慟哭而出之者振竈下養也沈少卿鍊令溧陽按使者白簡具矣一胥史泣請曰是循吏而強項者也吾儕小人寧死不能搦管事中寢少卿後叅金吾軍事上書糾相嵩賈竒禍直聲震宇宙鄒黃門元標論江陵奪情杖闕下長安士紳亡一人敢捄者馬文恪令一隸徃偵狀隸踉蹌報命涕泗嗚咽此以數行淚爲清議

者也正德中流賊掠中州戒毋犯馬端肅里入泌焚  
焦芳第取其衣冠繆之以徇曰恨不爲天下擊此賊  
也則盜賊亦有人心邪萬曆辛卯吳令某弔于同年  
某某女弟要津懿戚也從惟中望見令曰此子亦銓  
部耶其兄固問曰後數日當自知亡何果銓部矣令  
尋爲守所持中丞左令逐守當是時清議縣于一女  
子又安問梁公之姑恭靖之姊乎异哉彼所謂突如  
勃如者不一轉念者也周監不能防秦坑不能燬漢

黨不能格孟子不云乎無是非羞惡之心非人也性  
也一念千古片言揭日月故曰清議丁子瞋目良从  
拍案起曰吾每念及此輒顙泚門人避席問故丁子  
曰惜乎吾爲爾時之爲公卿大夫者地也或曰彼方  
囂囂自號清議而子何諱爲嗟乎惟其自謂清議也  
乃其所以私也而又廣爲厲禁以剗此如綫之脉于  
天下不爲盜賊所竊咲哉悲夫

議



均田議啟王怙雲

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均無貧夫子明訓  
也在做郡尤處物極必反之勢辛丑均田以來單弱  
脫水火就枕席利害相提分數多寡較然有言不便  
者皆世家借小民爲辭然謂之均而未盡可謂均田  
不便不可頃嘉興見在做行海鹽之議頗確徐制府  
推而行之蘇松徐公申師相門生也申力阻徐終不  
聽前月廿日已奏聞決策三吳舉手加額烏程曾父

母仁明練達調劑于貧富貴賤間甚多苦心弟當以  
物情事理通國大體蘇松嘉湖全勢反覆于局外觀  
之未有各處舉其未行而此處反廢其已舉者近日  
衆口叻叻爭在眉睫不思辛丑事屬更新希望于所  
不可必數萬衆忽焉攘臂奮呼當事者莫可誰何今  
一旦翻十年定局復久更之做政衆且譁然謂某某  
驅某代役某某爲某與主名旣不遑群喙難解有仍  
前攘臂者將以祖制解乎抑以會典爲據乎昨按臺

公祖詢及不佞應之曰均田原爲士夫余問何以故  
曰措紳餘蔭不過四十年以子孫論則仕進少而編  
氓多與其避役目前叢鄉里之怨莫若令子孫習知  
里役艱苦堅其爲善之心今世胄多扞罔皆起無所  
事事驕奢淫佚未嘗盡以里役敗也故曰均田原爲  
士夫若比例先正儻有以羔羊素絲見責者何以應  
之乎或曰計田定役肥瘠高下何可畫一今日之畫  
一所以救前日之活也前者單論力里胥及居間皆

得以意上下而官府茫無所據低昂倒置人情洶洶  
故不得已論田今以田爲主稍參以力足矣若盡舍  
可據之田而漫言力弊將安窮又曰均田則人人而  
里長甲首廢矣曰田多爲里長此祖制也正利于單  
弱今聚各甲首而合之爲二百四十畝科之曰里長  
則行之者之過余或曰均田勢必走畝走甲奈何曰  
計合邑之田充一邑之里長約幾百畝充里長一名  
畝內田多則里長多田少則里長少消息于本畝本

區合里長之原額而止正不必走畝走甲也或又曰士夫貼役之議體面既優人情亦妥何以云不便曰非法不便也行之者之難也以士夫貼役正解則守候成色衡量諸弊難言也如納銀于官必使正解有實惠而後士夫不得藉口故曰行之者之難也未也士夫而盡貼役則詭寄者仍多富戶而借士夫以貼役也或曰均田則市戶漏網搜市戶以代士夫如何曰抑商寬農良法也若止爲士夫則此輩藉口矣又

何名爲均或曰均田不如均役薦曰均役又不若併役向者之多分役也憐其重而分其苦也故至一倍再倍今役分而民轉困矣何者各項之需索名色月異歲增而定例不啻如會典故役分而弊轉甚有一役卽生百弊也併役則僉解者少而一里有空役去編餘之弊而民息肩矣種種利害全在神明父母以真實心公平心均調而節適之謀野可以省竿牘庭訊可以代筭銛不必更張亦不必退縮守均田定局

再爲潤色更寬優免之數如蘇松嘉興使小民不失  
望并可慰士夫之心地方之利當事者之利也惟老  
公祖主持之

荒政議 上甘中丞

吳興古稱澤國天目諸山之水衝激如射弩而具區  
爲尾閭乘風橫溢時抱不測之憂嘉靖廿三年四十  
年以久雨萬曆十五年以湖嘯最號凶歲未有如今  
日之甚者也四月初十以後無日不雨麥已無秋及

至芒種貧民貸本插秧而淫潦異常經旬不止山水  
驟漲東北風乘之捲浪翻空湖流內嚙高田水深數  
尺低鄉幾至丈餘沉竈產蛙墻傾屋倒百姓携老扶  
幼遷徙無家由安吉長興抵歸烏七邑盡成巨壑自  
端陽至小暑新苗浸久糜爛幸今水退業已無望况  
未退乎即使有秧尚難再蒔况絕根乎野無突烟道  
多聚哭誠二百年未有之災也不佞目擊時變近懷  
枌榆之憂上切根本之慮仰恃大父母仁心爲質情

切痼瘼敢攄一得稍佐末議倘不以葑菲見遺俯賜採擇地方幸甚

一議蠲賑採荒之法常苦後時良由勘踏稽緩文移往返遷延旬月有匿不以報卽報不以實者俗例謂一報災必礙行取如戊子吳江令故事是也亦有申請再三當道不遽以聞度支不卽曲處者謂太倉告匱邊餉急如燃眉何暇議蠲議賑又有謂聖意難回上請無益不知國家仰給東南杭嘉湖首稱外府民

旣無聊必至逃徙逃徙不已去而盜賊盜賊不已追捕計窮千百成群揭竿嘯呼淮北燕南連歲荒歉極矣人心思亂紛紜剽劫若江南一動土崩之勢必成異日軍興調遣較目前補助難易多寡恒人能辨癸巳甲午間河南山東大荒當事者計之不早致死亡過半道殣踵接科臣發憤上流民圖說者曰此爲名高爾上未必遽悟也亡何詔發帑金數萬遣使分賑民手額流涕感上恩高厚非群下所測識然數十萬

餓殍無救矣今日請蠲請賑本一念血誠破常調行之方能感格明主聳動群公所謂求牧與芻而不得必非從容談笑可以尋常塞責者也伏惟尊裁

一禁攘奪富家平時以子母十五之利橫索貧民叢怨旣深一遇凶荒惟有封困邀厚價乘射廣田宅以休戚一體之義戶曉而地方奸棍假饑民爲名闕然而起曩者借貸不允尋至搶奪今不待借貸矣飛舟執械放銃鳴鑼白晝橫行各村聚劫稍有積儲之家

挈子女輕裝入城而村落墟矣夫大家者一方元氣也元氣日索單戶誰倚况今處暑前後去冬積儲尚可支吾常年耕耔豈盡他給而直爲此攘攘此大亂之漸必不可貸者也官府重念民饑稍爲姑息紀綱一弛盜竊公行馴至于戈貽害更甚此孟子所謂罔民者余戊子江右湖東之變甲午福建省城之變非殷鑒耶善拯者拊循饑民不爲奸民所乘禁約奸民不爲富民射利者所乘語云饑而不害人和故也操

縱寬猛間不容髮伏惟尊裁

一議設處近年倉廩空虛上下無措平糶則積而不  
出閉糶則遏而不入不得已勸借無論怨囂易起變  
故橫生富民之粟亦有時而盡不若訪于豐熟去處  
擇富戶及當舖之老成有才識者加以禮貌給以院  
道明文每名量給數百金不論米麥荳穀速令各處  
收糶仍知會南京操院蘇松淮揚軍門移文各屬有  
米處無得刁勒留難彼此通融護送出境米戶旣無

關津之權且有子毋之利公糶外各有私賚規利者  
驚走聞風者蟻附米聚而價自平矣至于錢糧難措  
非望之恩不可幾俸或各處罰贖或各年積羨可以  
曲處或徒杖以下罰米可以權宜或不急錢糧可以  
停徵緩徵或南北白糧可以改折或應省解戶可以  
納米代役設誠而行多方以求何患不濟伏惟尊裁  
一興工作賑濟之苦有四開報虞欺漏興發虞刁勒  
侵冒叢聚虞疫癘唯鳩工修築爲賑饑良法卽以長

興言之邑東如白鳥區邑西如官庄垧鴈蕩東北如包洋湖畔石家垧最低埂旣卑薄水易平漫常年預行修葺臨難不至束手今若加築垧岸便可分賑飢民如一垧中多至千畝少數百畝就四圍塹濠取土量水淺深爲堤高下趾三倍以漸而高三殺之其中每百畝復圍一小堤高廣如外堤十四大小塹濠可蓄內水菱芡芰藕可藉完糧堤畔樹桑計田量分可爲世業桑利污泥歲增高厚瘠產化作膏壤價亦倍

踊量其增價幾何預捐十七易米興工百畝以上爲田正每築土一方包價若干課其勤惰給發力不能出米者官爲處給計丈尺論工計工發米各委一公正里老互相糾舉良牧時親督察不勸借而樂輸不開報而趨赴諸弊盡革永利漸興大戶肯廣收垧田出米修築或挑桑地官量時價給與印帖小民不得豐年取贖較之抵借息重產歸大戶者利害徑庭又有無糧之田官若發廩築堤剗閘蓄洩豐歲徵收漸



補前借銀兩

每荒田初種必倍收

永作助役公田邑志載官庄

斗唐南斗門二十四座又于公斗遺制可攷安吉晏子鄉龍溪下流徧野蒿萊村墟蕭索自壟壩修築荒田盡耕逃徙復業若長吏任事于上富室隨力修創興利默寓賑饑治田兼可弭盜其他殘疾衰老不妨于各寺院煮粥分賑但得可託之人與尋常設局虛應故事者不同伏惟尊裁

一議旌別非常之灾必才誠兩合之士竭力擔當苦心幹旋方濟萬一去年中州大饑諸邑長輦感憂國課沈裕州應奎曰諸君爲太倉計秭米耶糧蠲民在異日或可徵補糧急民亡箕歛何處力爲招撫開墾荒地日茹惡糝夜宿草棚而數百頃之田成千里疋羸頓起山東饑王高苑在公修長堤捍水颶風濤作至身寢其上而堤幸完全活六萬口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臻厥成而晏如其二君之謂耶雖然文法不寬豪傑多至掣肘名實不核巧士恒易亂真鄧使

君炳廉吏也以停徵至經歲罰俸長興饑民迄今流涕曰戊巳而後徵鄧父我輩不生矣當事者弗善也偃蹇一民部以老蓋永肩與巧飾異軌獨行與脂韋殊調嫌疑起于相軋謗忌生于任真古之循良易今之循良難世趣然也下至村叟稍欲自豎訾詬頓生畧有興除群咻橫集上下惟虛文相蒙中材以嫌怨畏縮信賞罰于不測核名實于匹夫匹婦之口令任事者畢志窮閭則良牧出荒政自舉矣伏惟尊裁

或問瓠落生曰今日之荒政中丞藩臬郡邑諸明公蒿目計之不啻詳矣子何獨嗷嗷興作爲曰嘻吾有激乎其言之也若不記戊巳間事乎上發帑金遣黃門郎持節分賑江南渥恩也道殣踵接浮屍滿河所捄幾何曰其故可得聞與曰弊有五開報饑民里胥爲政強者以利黠者以恩怨升斗未濡里巷騷然弊一也興發吏胥奸豪爲政守候艱關動經旬日強者攘臂而前詭名冒領一人可化數人老弱踉蹌末繇

望里正何況長牧弊二也內帑之金勸借之米屈指可計嗷嗷待哺者如蝟無論數不勝也藉使人受實惠涔蹄不能甦涸鮒一殮之資無能償道里費况衡量非一手抵換多贖物誰可控訴者弊三也人聚怨囂叢生枵腹疫癘易作耄倪率號寒暑逼迫食未下咽顛仆溝渠者纍纍弊四也巨室地方元氣一遇凶年輒有勸借之擾奸民乘之陰肆株攀公行搶掠非時供應不支常年租債盡擲涸瘵未起大家先憊弊

五也豈當事者奉行之過與曰勢使然也一家減獲纖悉尚多隱情尋常饗殮委曲寧盡中節况四境之遠蒞屋之下哉弊緣法生奸以防竇煩擾滋害甚于闕冗故曰勢使然也太上調適其次靜鎮操易簡于紛拏囂雜中及民未病而蚤爲計吾以爲莫便興作何以明其然也人情非萬不得已必不屑乘未就食里胥卽易爲奸而計丈論工計工給粟毫不能假借勤者一人可食四口惰者亦足自給靡不均也各區

各里勢分則易清地近者事便督察者時駕小艇課其工之高下多寡堅脆爲勤惰興發之遲速盈歉群情之違順爲功罪事在眉睫唇吻間靡不核也富者各自爲恒產小費而大獲暫費而永獲旣弭虎視之欲又貽燕翼之謀名美而利奢不待勸也壯有力者收之南畝力能武斷者又令統率諸工潛杜恣睢不平之意則盜賊屏跡閭閻安枕向所疾苦于五弊一舉而陰消之故曰莫便于興作予質之章元禮銓部

躍然曰此吾向所行于當塗者也時各邑報大戶勸借人情洶洶吾以刺禮致諸富人好語之曰吾勸汝各量力出粟若干卽爲余等修築圩岸衆踴躍如命已議修築大畧元禮曰督工者不司出納司出納者不督工予撫掌稱善又計曰修築有限能盡贍饑民乎曰相地理度人情業蚤計之矣凡開田鑿池高墉疏隍建堤築堰苟可興作動衆皆是也昔海忠介公巡撫江南因賑饑大濬吳淞江湖水之入海速浙西

亦陰享其利今吳淞久淤矣尾閭之洩不時則湖溢  
內注與山水鬪今歲之災其原坐此國初築餘杭南  
湖蓄天目諸山之水堤廢湖爲田矣山水奔射杭嘉  
湖獨當其衝此皆事勢之較然者也大利大患何地  
蔑有真心講求無不可興之利無不可禦之患任有  
織鉅功有難易地有南北勢有平險設誠致行方因  
病立寧苟且塞責于一事已哉或曰子之議晰矣辯  
矣其間疑信者半何也曰固也此議行胥史里老無

所溪壑故多方尼之稱不便者皆中其術者也膏梁  
耻譚稼穡士夫不屑瑣細議及此者群起謂曰小人  
哉郡邑之長戴星視事催徵詞訟之不給遑問畚鍤  
曰緩徵弛刑周禮詳言之矣如吾所舉沈裕州之政  
則停徵目前倍償異日不愈于急之而流徙盜賊者  
哉或又曰子稱無糧田在在有之乎曰有之顧當事  
者深計而握其要爾壬午丈量之役有拋荒不起科  
者近漸懇佃矣有欺隱未盡清查者有清查入官如

長興陳鉉兄弟產者此稱無糧田而當事未盡察也  
卽察而不得要領與不察同雖然此特其著者耳他  
弊孔甚多又不獨長興也深心永肩不惑聽左右不  
前却毀譽不憚煩鄙猥如慈母之捄孱子幹夫之持  
衰戶紆然眉之急垂百世永利微豪傑疇望哉微豪  
傑疇望哉

長興縣應議蠲停錢糧數

近奉明議于災傷地方蠲折銀米等項稍甦民困十  
分之四仰荷再造洪仁而人情當流離顛沛中尚有  
無已之望中間或可破格乞於會疏中再爲申請其  
不必題者曲加調劑解倒懸而拯水火寧厭迫切煩  
瑣哉敬款列如左

一北京民運白糧正耗米五千五百一十六石八斗  
車夫包索船錢米折等銀三千五兩六錢上供銀米  
似難議停但糙糧議折白糧每畝止七八合零星難  
徵又本府議以歸烏南糧抵北白苦心調停轉移自

有作用若長興南白糙糧止一千一百二十八石似  
難照歸烏例查得萬曆十五年白糧責成里長見年  
賠補傾家無措直挨至十六年冬糴新米足數於蘇  
州開船十七年四五月抵京尚有拖欠監追至三十  
年方足者文卷可查似應量寬一年于三十七年冬  
併徵先期起程在本年運船前開幫亦或不悞事聽  
民遷延歲月莫可奈何不若恩自上出也

一北京絲絹共銀四千四百六十五兩六錢絲絹原  
係夏稅災傷所不議者今年之災自四月初淫潦百  
日荳麥腐爛桑麻枯稿夏稅亦在應請之例查萬曆  
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因荒拖欠數多奏准三年帶徵  
今歲似應照前例

一帶徵三十七年蠟茶葉笋果品牲口富戶五項共  
銀七百九兩六錢

一帶徵三十七年工料軍器料并路費弓箭弦條藥  
材山羊漆木七項共銀一千一百六十一兩二錢九

分

以上十二項雖係解京錢糧似亦可緩宜停至豐熟年分徵解

一泰定倉糧米折銀三百九十二兩八錢本府向已議蠲未蒙俞請

一布按二司各道運司織造總兵府各項工食募夫銀五百五十二兩八錢

一上司家火監兌心紅分守道書辦工食巡欄抵課

布政司解戶共銀一百九十七兩八錢三分

二欵似應借派上八府豐熟地方候三十八九年起

徵補還內監兌衙門近議裁革心紅家火銀二十六兩八錢六分例應蠲免

一充餉民壯銀七百九兩八錢并抽扣各項工食充餉俱與兵餉同兵餉既請緩似應照例

一帶徵三十七年府縣預備銀兩及季考修城修府廳公館巡司等項似可暫免一年俟豐熟追補



一四安人夫工食轎傘厨役公館門子工食馬戶雇船中火銀兩將及千金賦役全書原開計差支消今上司往來甚稀當此凶荒似應暫停十之五六以上俱照本縣賦役易知編量緩急輕重以佐末議其于事之當否非書生所敢知也伏惟尊裁

### 湖塘遺議

湖之東有塘小梅亦有塘等塘耳度地鳩工則有不可同日而語者夫東塘往來要途河直而狹洪水驟

漲數至踰岸築之宜高然無波濤衝激故邊可石中可泥濶亦丈許可也若湖塘小梅山嘴環峙中流每逢西北風起狂浪奔騰橫衝直撞迴瀾長落震而難定操舟者爲之罷楫塘之築用以拒浪非以徒行也故一築永堅施工要領不在內河而在外塘不在上面而在下脚不在兩頭高埠處而在中泆無蘆護浪處深計二三耆老所議間有未盡善者五

一今之議築夾河者謂一以抵浪一以阻盜矣不知

石在水則輕浮易移擇其大至千餘斤者星列棋布如丁家石塘嘴故迹可驗乃以填裡碎石一槩亂堆浪湧退縮有不沒于泥中者乎且輕舟揚帆竊以壓載者有之近地奸民竊以版築者有之不數年而蕩然一空矣三千金不成浪費哉其未盡善一也

砌護浪塘原議運石于山約千工之費今以舊堤填堵石抵塞石色新舊可查

一今之議監塘式者于塘外每丈五皮每皮用石六

塊一丁一橫復于塘裡傍水處每丈下椿二皮計二十枚每枚重二十斤築一幫岸橫砌無丁中空六尺餘濶填堵非泥沙卽黃石矣不知塘式雖高七尺計濶只有五尺裡岸幫石又只濶尺許中空反濶六尺有餘是一塘格而爲三無彼此相挽之勢且塘石不經細鑿湊泊處尚多孔道浪穿石激一動百動必至傾側倒裡夫以短小之椿木懸水二尺而下頂石數皮必不勝矣又安望其砥柱堵內之散石而不仆河

中者乎則今之築以便舟行者他日必以塞河路矣  
盍不移裡邊所幫條石及松椿填裡石之費槩買大  
石脚開面縮間花騎縫渾是石砌不用填裡連成一  
塊如圩埂然既堅且厚縱遭浪激亦足相當矣又將  
開河之泥于裡塘空隙地貼石堆淋槌敲極實或植  
柳或栽蘆日久根深無椿而有椿永賴更何如耶果  
若今之塘式徒費數百金終成一漏卮其未盡善又  
一也

一今之議報宕戶者必皆陳灣人又必拘拘二十名  
爲率不知陳灣固多匠而能開採者未必能砌作苟  
不問工拙一槩取辦于陳灣則陳灣人亦安能一時  
打出許多石頭兼做兼砌哉莫若覈耆民中之殷實  
誠篤堪任分理者給領官銀或三十兩一次或五十  
兩一次清破冒嚴稽查令其募夫募匠募買石四散  
湊集不合式者不用起此隆冬水涸天氣清明採者  
採做者做砌者砌百丈之塘不踰月而可成如云陳

灣附近可省水脚則洞庭不遠于陳灣數十倍乎石從渡湖而來亦何艱也而未聞價浮于陳灣則宕戶專報陳灣人者無論不免徇私之誚抑且縱放陳灣人攬之爲已利盟誓不容他匠石出有限勢必今延明矧春深水雨藉口難以施工所領錢日逐消費此時散之易追之難大悞公務其未盡善又一也

一今之議砌塘石者每丈用灰百斤給價銀七分不知灰非膠漆僅可供砌作塗飾之用若用于日晒水浸之處鮮有不剝落盡者在塘現砌石式大都頑蠻粗料邊道俱不平直四面兩頭俱不方正用灰反資匠氏之藏拙于實用毫無裨也不省無裨之用稍補匠人做石工食令細加斧鑿塞其罅隙而徒議用灰其未盡善又一也

一今之議築塘石高者必以七尺爲期不知塘基橫長百丈兩高中下不先于下處立一標竿從水面秤平尺寸爲兩高頭之準該砌五皮者或可減一皮二

皮截長補短節省錢糧而一槩料派宕戶得以領侵  
待後筭出追償亦爲晚矣其未盡善又一也

卷之二終

